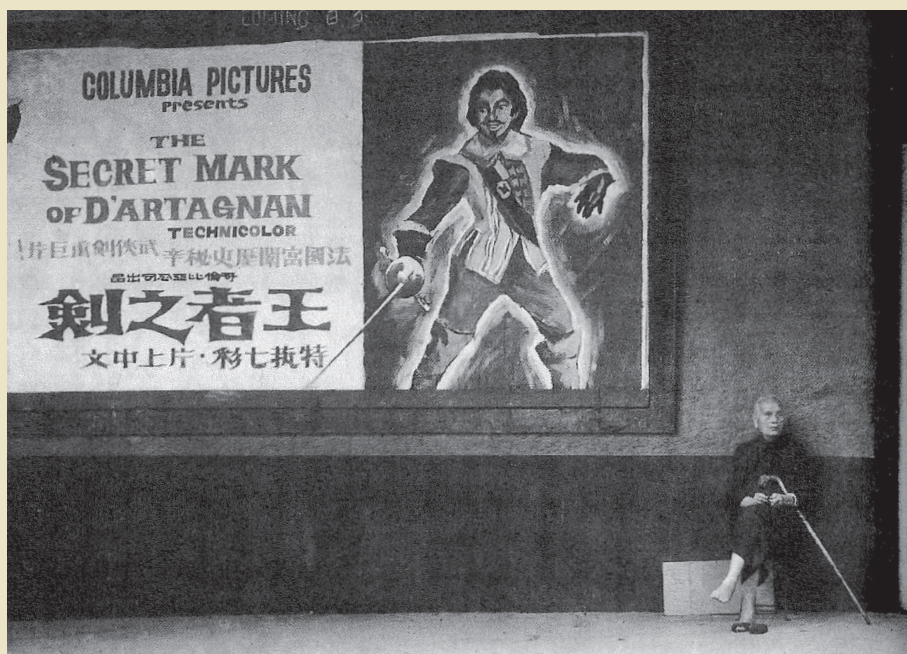


文潔華： 老婦與電影

「我們最常上的戲院是深水埗北河街的北河戲院和荔枝角道的明星戲院。那時買一張票可以帶同我們五兄弟姐妹入場，如何可能？」



文潔華，1999，「老婦與電影」，《香港老照片（壹）》（78-79頁），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 * * *

看到這幅一九六七年的圖片，免不了百感交雜。一位老婆婆拿著拐杖，坐在灣仔麗都戲院外面，身旁是個巨大的電影宣傳牌匾，上映的是首輪西片。圖中的老婦或許對西片無動於衷（雖說「特藝七彩，片上中文」），但並不表示老婦就對電影沒有興趣。

老年的女人也有剩餘的情慾和幻想，因而也喜愛煽情的電影。小時候經常帶我去看戲的，便是家裡六十多歲的褸姆二孀。二孀是我祖母在鄉間的遠房親戚，丈夫是個書生，在中日戰爭期間餓死，子女也失散了，她就跟隨祖母和我的家人逃到香港，從此就寄居我家，負責做飯清潔。

母親病逝以後，她更待我們兄弟姊妹如同己出，無微不至。她不單只每天給我紮辮子，給我兄弟做吃的、穿的，還帶我們上戲院。看首輪粵語長片是她唯一的嗜好，且最愛看任劍輝和芳艷芬。在我五歲至十歲的日子，每星期便跟著二孀看一齣粵語長片。

我們最常上的戲院是深水埗北河街的北河戲院和荔枝角道的明星戲院。那時買一張票可以帶同我們五兄弟姐妹入場，如何可能？按戲院當時的規矩，一個大人可以攜同一個小孩進場，只要小孩不佔座位，於是二孀只買一張票，背上頂著妹妹，一手抱著我，然後請求別的大人分別帶大哥、二哥和三哥進場。找到座位，大哥、二哥便站在座前，三哥和我分別坐在二孀的左腿和右腿上面。開場的時候大家一起鼓掌，看廣告的時候，一起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一百多分鐘的長片便看得津津有味，只是難為了二孀的大腿；特別是看《天殘腳》、《海底龍吟劍》的時候，我們更是手舞足蹈，叫聲震天。